

侯婉琪

徙置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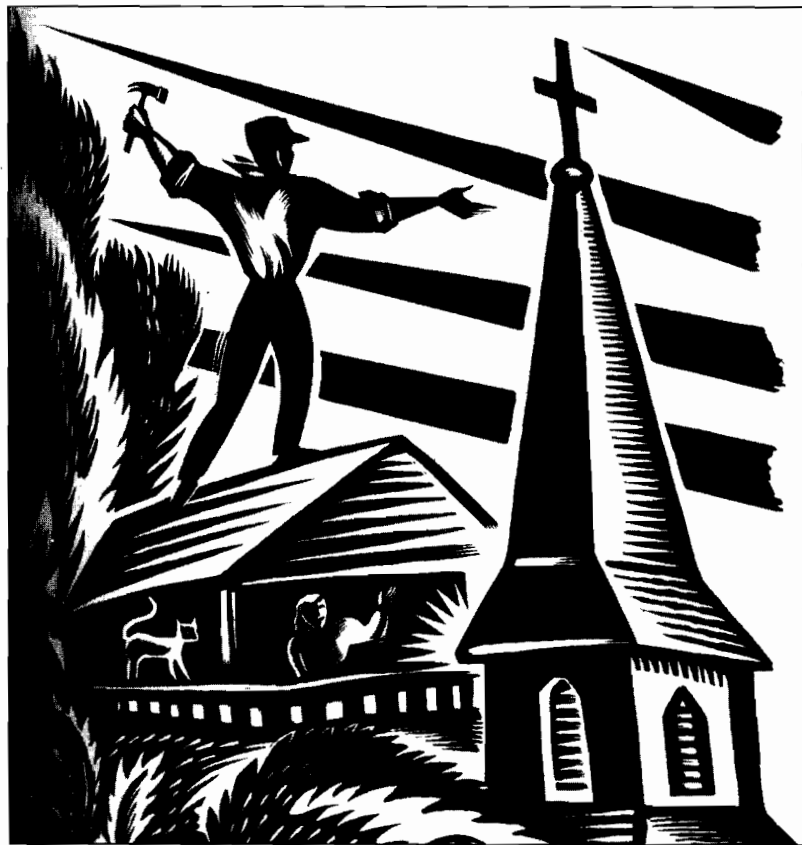
住在徙置區的時候，我只有五歲。雖然一切彷彿是很遙遠的事情，但是那回憶卻依然深刻。時光荏苒，那徙置區早被拆卸得乾乾淨淨。任憑我如何回憶和追溯，肯定亦無法想起它所座落的位置。年幼的我恐怕只能認識「徙置區在大埔，我住在徙置區」這般簡單的道理。平日，除了每天上幼稚園外，我的活動空間差不多都局限於徙置區之內。

常自問一個頗有趣的問題：究竟那徙置區面積有多少呢？我答不上，約莫是「不少」的吧！記得有一次我欺負了妹妹，用盡力氣扭了她的臉頰一記，痛得她呱呱大哭，然後媽媽一

邊罵一邊追著我。我很敏銳地感到事情大為不妙，於是立即拔腿逃跑。我不能忘記當日跑了很遠很遠，經過了很多座房子。我仍記得有些婦人帶著孩子坐在屋前乘涼，有些婆子三五成群地閒聊著，也有些叔叔忙於修理屋簷。不過還有更多人用奇異和不解的眼光瞪著我——一個面帶哭泣的小孩漫無目的地在狂奔，跑什麼呢？我跑累了，回頭一看……啊！媽媽的影子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！

經過這「逃命」事件後，大概可以想像徙置區有不少的面積。其實還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，便是區後的一片海。近海的一帶都是未建

成的一列房子，那裡還騰出了一大塊空地。這片空地是小朋友的「鬥車場」。有一天，我踏著三輪車，以純熟的技巧，轉了幾個急彎，跟著接載了久候多時的妹妹。我們本打算到鄰近的「B仔」家造訪的，但途中遇到一群「飛車黨」。為免傷及途人，我本想平息這場「惡鬥」，但是那群「飛車黨」甚為囂張，竟向我立下戰書。當時五歲的我已懷有相當強烈的好勝心，心想不能敗給他們，於是使盡所有氣力踏那三輪車。後座的妹妹起初有點害怕，後來她也不甘示弱，還為我高聲的吶喊助威。誰勝誰負？當然我以大比



數取勝了，高興得差點兒與妹妹相擁而哭。

對一個五歲的小朋友來說，課外活動是十分重要的。故此，每有餘暇，我便以「駕駛」為樂。我喜歡駕著車東逛逛西逛逛，不期然有一種浪跡天涯的感覺。車尾的位置載著的可以是妹妹，可以是鄰居「B仔」，但多數是一個水壺和兩、三件零食。踏著車，我很自然地駛往空地，目的並不是「賽車」。這個時候是最快活的。這份快活不是來自跟小朋友們鬧哄哄地亂成一團，而是靜靜地一個人渡過。安坐於「座駕」上，看著快將消失的夕陽，海面鋪上了一層閃亮亮的金橙色，遠處有幾艘魚船歸航…啊！好熟悉的畫面啊！好像幼稚園裡看圖說故事的圖畫——一幅完美無瑕、令人嚮往的圖畫。可惜年幼的我並沒有這種雅致去欣賞，我只覺得那裡很靜，不用再關在小小的屋子裡，不用整天被媽媽那嘈吵的麻將聲騷擾，更不用面對那些家課練習，真好！還可以輕輕鬆鬆地吃一口朱古力餅、喝一口香甜的果汁。

徙置區的特色是廁所和廚房都設置於屋外的，記憶所及，每逢晚飯前的一段時間是最熱鬧的。家家戶戶都忙於燒菜煮飯，幾乎所有的小朋友都走到屋外你追我逐，吵吵鬧鬧。媽媽在燒菜的時候會一邊工作一邊高聲地跟鄰近的嬸嬸談天。街道上洋溢著濃濃的飯香和片片的笑語。晚上歸來的叔叔們，也包括我爸爸在

內，都滿足地笑了。

住徙置區的日子只有一年，往後的日子沒有跟任何的鄰居聯絡了。長大後，每當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我會以為自己也曾發生過類似「桃花源記」的故事。當然這個是真實的故事，並非虛構。對一個當時只有五歲的小朋友而言，能夠體會到那裡是一個很好、很有人情味的地方，已相當不錯的了。